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一至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倫常部一

君臣

維 如地如天如月如日

管子 親 何私何節

言室滿室

言堂滿堂

管子 是謂聖王

抱蜀

管子 而廟堂既修

君知

臣臣亦知君

管子 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中正無

私忠信不黨

管子 為人君者 而

左操五音右執

五味

管子曰：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音不同，

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

也而無所不得，多忠少欲，管子曰：益之而患少者，惟忠

得而力務財多，六謀，管子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

臣者之廣道也，六謀，管子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

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

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

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廕德仰生，管子曰：夫

以事其君，君臣之會，一者謂之，言下力上，管子曰：君人也者，無費

者，於人者也，為人，言下力上，管子曰：君人也者，無費

臣者，於上者也，為人，言下力上，管子曰：君人也者，無費

愛如其力，道畢矣，君豐臣教，管子曰：古之王者，其教則

君能如白與黑管子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

故君臣之間明得一以為天下貞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其致一也四大居一道大

天大地大亦大域中君甘臣酸君淡臣醎晏子梁丘有王亦其馬

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則則則則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

也安得身尊民安事治身榮晏子景公問晏子曰為君為和

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

而身一心晏子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

御定子史精華 二

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
一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
識之晏子以一
心事百君者也
二子治國一臣樂身
晏子景公飲酒夜
移於晏子前驅致

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
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
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
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
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
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
夕吾飲也微彼
一者何以
一吾
一微此
一者何以
一吾
一非奉
一餽茵席臣
晏子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
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

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

也
輿安策勁馬良輪利

鄧析子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

固則一威定則一臣
順則一民和則一

三累四責

鄧析子君有一何謂三

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疎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

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
弗弗詒詒 墨子君必有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必有**家君** 墨子一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
一之下 家君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

前不御聞聲相思

鬼谷子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一而

一而一選一不變之法

尹文子一君臣上下是也

道異繩一

高子王道

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則一而所一則一也

志合言從

列子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道行國霸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莊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

莊子內直者與天為徒者

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

天為徒外曲者一之也擊毬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

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一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

與古德友莊子吾與孔子非君為徒

不諂其君

莊子忠臣身

在江海心居魏闕

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之上乎之下奈何瞻子

曰重生重

素皇內帝

鴻冠子此

天號王者人稱皇者

之法注帝者

大之名謂之素皇

調泰鴻

鴻冠子泰一者執大同之制

之內帝則又其至也

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

韓非子賢者之為人臣

朝廷不敢辭賤軍

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

修頭修足

韓非子為人臣者譬之若

手上以

若桴若鼓

韓非子主治之國

淵魚

韓非子勢重者

人主之也臣者勢重之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勞於索

人佚於使人

韓非子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方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

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

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高天泰山壑谷黼消

韓非子以其主為尊而以其身為卑

之卑壤

地草木

韓非子君者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

國君之寶

荀子勢在

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也

欲是之主建是之士

荀子

一並肩而存能一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

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君曰以禮

禮待君忠順而不懈均徧不偏忠順不懈上見儀正槃圓孟方

荀子君者

儀也一而景正君者樂也而水圓君者孟也一而水方

民之源

荀子君者也源清

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四統俱而天下歸

荀子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

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

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

荀子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也

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

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

可夫是之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

謂國具是聖臣荀子殷之伊尹周之

至舟水荀子君者一也執圜處方呂氏春秋主一臣

乃天賞呂氏春秋有百倍之臣呂氏春秋子培賢者適

往呂氏春秋帝也者天下之君因臣為呂氏春秋古之

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根本枝葉淮南子君

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根本枝葉也臣

錘以玉環揚子帶其鈞擊注鈞無帶不立帶

以為王臣故有正其腹引其背揚子注腹內也背外也

就也自內及外君夫夫揚子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

臣道正故就負夫夫測曰虛邪夫夫得賢臣

也按夫羣策羣力揚子漢屈舜禹有土揚子然則

乎曰舜以堯作明光若裊揚子或問君曰問臣曰

土禹以舜作土明光若裊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

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

無私無偏

文申子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問使人

之道曰

廣問專對

文申子非明君孰能非達臣孰能

為臣必臣為

君必君

國語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

民之川澤

國語夫

也行而從之美

宗臣

國語男女之享不及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謀而不犯

君為我心

國語事君者制不在我

三世仕家君之

國語再世以下主之

范中行之良

國語趙簡子歎曰吾願得

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改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

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馬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君行

制臣行意

國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

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
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決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按史記越世家大指相同制作行令

良金寫狀見

忠臣愛名

戰國策臣聞明主愛其國

九佐七友五丞三輔

戰國

策竟有湯有

殷掌臣

戰國策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

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卒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

帝與師處王與友處

戰國策郭隗先生曰

亡之胡如

素王九主

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

與臣處
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
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索隱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

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

唯唯鄂鄂

史記趙世家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

諫周舍死簡子每臨朝常不悅大夫請舉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

不聞周舍之是以憂也

殘蠹

史記趙世家肥義謂信期曰吾聞

也依日月之末光

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

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畫策臣

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多病未嘗特將

兵常為時時從漢王

三寸舌為帝者師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今以

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鄰前於席

史記高君傳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

知也語數日不厭剖心折肝相信

史記鄒陽傳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

而怒食以賦駢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
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移於浮
辭哉
親如膠漆
史記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竈威飯牛車下而桓公

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
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

於衆
口哉
骨鯁
史記刺客傳方今吳外困於楚而
定一尊
史記

李斯傳今陛下并有天
下辨白黑而
如失左右手
史記淮陰侯傳何

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
相何亡
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
漢書天

在東南為風
金石交
漢書韓信傳楚以亡龍且

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
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

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一然終為漢王所禽矣

一代宗臣

漢書蕭何

曹參傳贊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之慶流苗裔盛矣哉按國語宗臣謂同姓臣與此別

故兩堂陞

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如一衆庶如地故陞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陞六級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

忘身忘家忘私

漢書賈誼傳化

臣者主耳一國

務其方以高其節

漢書賈山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

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晏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一則羣臣

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

閨閣之臣

漢書司馬遷傳身直為一

窟穴 耶 孔氏師金氏友

漢書金日磾傳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一

世忠孝為

故人嚴子陵共卧

後漢書嚴光傳復引光入論道

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

星犯御座其急帝笑曰耳乳為生潼後漢書李善傳李善

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

兒續始生數旬而貧財十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

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

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推燥居濕備嘗

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

後行之間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

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

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

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

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

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
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持鉏去草

上猶魚有水

蜀志諸葛亮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

勿復言羽飛乃止

三顧草廬諮當世事

蜀志諸葛亮傳臣本布衣

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許先帝以驅馳

解帶寫誠厚相結納

蜀志諸葛亮傳劉備以亮有殊

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

寢則同牀恩若兄

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

蜀志關羽傳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

主與二人

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常呼曰谷

吳志

傳注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築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
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臺張頭取

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即轉施入樊口
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何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

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
邈迨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

之自此後不復
名之
如比肩之舊
吳志張昭傳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

堂拜母
呼曰東郡
吳志張紘傳注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張昭為張公

紘
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
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初曹公聞

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
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

為對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謂幹曰子
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

里中問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濶並觀雅規而云說客
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
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
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
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
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
一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鄧叟復出猶
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
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
馮几前席進前捋鬚吳志
朱桓傳注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
無所復恨權
桓曰臣今日真可謂
捋虎鬚也
協契斷金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癸
丑詔賴宰輔忠德道濟伊望羣后
權大笑
竭誠
武致匪躬之節冀因斯道終克弘濟
總角好晉書何劭

祖少與武帝同
年有一之一
左右恂恂濟濟
晉書王渾傳濟字武子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

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落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一可謂一
一矣按濟王渾子

異符同契
晉書符堅載記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

孔明也按猛王猛
若玄德之遇
磬聲之臣
宋書索虜傳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聞

下聖朝愾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宰洛為三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

等
助難當報復
處可寒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樓喜拜曰一唐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

天為我生儉
齊書王儉傳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今亦也
推懷投款
齊書劉懷珍傳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
况在今日

寧當有異 署事有卿名不復細覽

齊書李安民傳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

曰 便 也 我

薦誠君側奉義萬里

齊書劉懷珍等傳論

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齊書張緒

傳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也

代我呼范為兄

梁書范雲

傳高祖謂臨川王宏都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草汝宜

天子四友

梁書謝朓傳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壯為長史敕與河南褚裒濟陽江數彭城

劉侯俱入侍宗帝時號為

黃金在肘不敢失墜

梁書王珍國傳義師至使珍國

出屯朱雀門為王茂先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都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因侍宴帝問曰卿

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

改喚蔡尚書

南史蔡樽傳
帝嘗設大臣

曰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耕如故帝覺其負

氣乃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純

既遭唐堯之君不

辭元凱之譽

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
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

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亭與諸賢飲無

高而不升無小而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

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流煖池高祖曰

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高

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

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閣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

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

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

臣 竊 廡 此 堂 雖 無 唐 克 之 君 卿 等 當 無 愧 於 元 凱 沖 對 曰

朕 同 宗 則 有 載 考 之 義 卿 等 將 出 無 遠 何 得 默 爾 不 示 德 音 即 命 黃 門 侍 郎 崔 光 郭 祚 通 直 郎 邢 璠 崔 休 等 賦

詩 言 志 燭 至 公 卿 辭 退 李 沖 再 拜 上 千 萬 歲 壽 高 祖 曰 卿 向 以 燭 至 致 辭 復 獻 千 萬 之 壽 朕 故 解 以 南 山 之 詩

高 祖 曰 燭 至 辭 退 庶 姓 之 禮 在 夜 載 考 宗 族 之 義 卿 等 且 還 朕 與 諸 王 宗 室 欲 成 此 夜 飲 復 獻 千 萬

之 壽 報 以 南 山 之 詩 見 此 小 兒 終 效 用 於 子 孫 魏 書 李 訢 傳 訢

母 賤 為 諸 兄 所 輕 崇 曰 此 子 之 生 相 考 言 貴 吾 每 觀 察 或 未 可 知 遂 使 入 都 為 中 書 學 生 世 祖 幸 中 書 學 見 而

異 之 指 謂 從 者 曰 朕 之 矣 因 識 明 之 世 祖 舅 陽 平 王 杜 超 有 女 將 許 貴 戚 世 祖 聞 之 謂

超 曰 李 訢 後 必 宜 達 益 人 門 戶 可 以 女 妻 之 勿 許 他 貴 也 遂 勸 成 婚 南 人 李 哲 常 言 訢 必 當 貴 達 杜 超 之 死 也

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起塔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為朕家幹事

之幹事之臣

見

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北齊書崔悅傳

悅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幼悅妹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好夕願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悅奉曰

三崔二

張不如一康

北齊書陳元康傳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李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慕並高

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

骨親肉疎所以相付

時人語曰

北齊書傅伏傳周帝自許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浴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尋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文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

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物以骨賜伏曰

儀使為良臣勿使為忠臣

舊唐書魏徵傳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司一體

不存公道唯事形違若君臣上下同道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

下臣良臣稷契臯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

美名君受頌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責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

納其言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

頻表遜位太宗曰朕佐卿

於讐類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鏞也何足貴哉良治鍛而為器便為人

所寶朕方
卿雖有疾未為哀老豈得便爾

要相偕老

舊唐書長
安傳六年

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松巖寂頃首而言

曰臣初發太原以有奄吉清平之後許以是拚今四海

又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雲襟曰今猶未也

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遺逸一代豈不快哉

剪

鬚和藥

舊唐書李勣勣時遇暴疾驗方云指灰可以
療之太宗乃自為其勣頓首見血泣

以懇謝帝曰吾為社

稷計耳不須深謝

君宜轉動臣宜安靜

舊唐書張行
成傳大勝也

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

或翼或從尸天之功

唐書劉裴
傳贊應龍

之翔雲雲翕然而從雲風薄起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

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萍起之妾當高祖受命赫赫利

見於世故能

云君臣猶父子

唐書裴公崔傳卒官下
年四十九帝將出次笑

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異支一心唐書杜如晦弟

楚客傳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欲邪夫

走遠者自近人不卸無官患才不副而已與我者爾壹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瑒首誦月羅為中郎

將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唐書蘇杜傳安方君臣明之志

蕭曹之幼不足道焉鸞鳳冲霄必假羽翼唐書馬尚休帝嘗以飛

之寄要在忠力朕肱君宰間不膠漆而固唐書馬尚休傳樊帝

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恨相得晚宜矣公在得耐臣唐書李太

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誼

宿衛兩官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我

臣

唐書孫伏伽傳李綱孫伏伽可謂一矣

以藥石相報

唐書高馮傳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

書言得失辭議切至帝賜鍾乳一劑

無言不酬

唐書崔

曰而進藥石之言朕

會帝詔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

書殿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

段以示之義

吾雖瘠天下肥

唐書韓休傳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

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堂引鑑然不樂左右曰自

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自

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

吾用休社

稷計耳

汎洪源俟舟楫

唐書韓休傳高宗嘗為飛

沃暨舟楫崔知悌曰仗忠節贊皇

賦皆見意於薛云

水朝宗衆星拱極

宋史宗志天子當揚臣工率職

上下交欣

交欣

見

詩友

遼史蕭朴溥字廷寧國舅少父房之族父勞古以善屬文為聖

宗呼小字

全史劉述傳幼名太平世宗即位坑晝夜馳上為世宗大悅以為護衛十人長往

招宗叙白房敬純石然志寧皆相繼來對選報上喜其有功其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能贊朕至太

平中書右手樞密左手

元史明宗紀天下國家皆猶一人之身則也則

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

車之有轅身之有臂

元史本華黎博太祖即皇帝位首命本華黎博爾木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

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

也高山日影

元史本華黎博爾木為赤台始從征怯列

亦自罕哈啟行歷班真海子間關萬里每過戰陣必同
為先鋒帝嘗諭之曰朕之望汝如前也

飲河水

元史哈散納傳太祖時從征王罕有功命班朱尼之一且曰與我共飲此水者世為我

用三畏

元史拜住傳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

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

惟臨惟沉惟周惟定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

曰為上一為下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一為下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世世能極

逸周書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國元董仲舒春及神人曰極曰帝秋繁露君

人者一之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

國為身臣為心

董仲舒春秋繁露

露因一以因一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

編於天

董仲舒春秋繁露百禮之貴皆編之

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

尊至者其敬無窮

董仲舒春秋繁露夫深者其水不

測五科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君號之大意其

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

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

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

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

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

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

君名生於真非承天意成民善董仲舒春秋繁露民受

其真弗以為名若土敬天董仲舒春秋繁露民受

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性為任也若土敬天董仲舒春秋繁露

以性為任也若土敬天董仲舒春秋繁露

也安樂世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為

事春秋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

也安樂世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為

事春秋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

下為意以
好惡喜怒而備用也

君力臣力

劉向新序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
對曰管仲善制割隄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

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

仲善斷割之隄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美以熟

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

四面求臣

劉向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

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

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

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問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

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非也

今王將東面日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

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

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遼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六正六邪向
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六正六邪向
說苑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
苟尊必有盆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
故人臣之行有一一一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
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
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
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
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
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
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
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
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
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
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
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齋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

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手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諂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拍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

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

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

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動於福先嚴道道德持歸論故

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位強大之勢處孤寡居不殺出無左德右威嚴遵道德

迹入無朕以應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毀傷上法斗極

王聖主放道效天名為紀賞罰為綱

白虎通故援神契曰天覆取象日月屈信班固白虎通

地載謂之天子

歸功天也 續堅 班固白虎通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

天下之翁 王充論衡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

民統治材 王符潛夫論夫天者國之基也心順

也 君者一之也臣者一之也

職順道順

荀悅中鑒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
三一日一一日一三曰一陪天歡
平武

一景龍文館記高宗誕辰與侍臣賦詩宴樂上曰可
識朕意不須惜醉李嶠等奏曰既一不敢不醉天

子親家翁

高悌羣臣解頤蕭瑀常因宴太宗語近臣曰
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

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對曰臣是

梁朝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一何說對曰臣是

掌極歡 榿木小函局鑲甚固 裴庭裕東觀奏記萬壽公

而罷 嫁命擇郎婿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

宰臣白敏中奏選上顥銜之上未嘗言大十五年敏中

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

貴臣郎婿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

迴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顥無

如臣何一去王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

御定子史精華 十九

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使殿中取一

子來一謂敏中曰此畫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

卿若聽顯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

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焚香感謝

始真經聖人一立君臣師蜘蛛重臺陶宗儀輯耕錄

俗謂之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

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

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

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暘日中出闕

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

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與臣

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區陶宗儀輯耕錄

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馬口今蒙古色目人

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蓋國初平定諸國日

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

曰紅契買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
故買良為墜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
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
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
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
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
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
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
几納婢僕初來時曰一一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
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
動此雖俗諺
實切事情
陳家蘭
周遠觀真臘風土記凡人家有女
入之役者呼
為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倫常部二

父子

慈惠以教孝悌以肅

管子為人父者
為人子者

和子孫屬

親戚

管子
常也治之

以義終而復始
父母之

愛親善養思敬奉教

管子

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

子婦

教護家事

管子

父母之則

也

知子莫若父

管子先

人有言曰
知臣莫若君

吾子

管子大男
食鹽五升

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一食鹽三務墨子仁者之

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

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

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量不足財不

睹智不知然後已矣莫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

為之者矣若一孝子之為親度也年過而一國無

若此矣雖仁者之為天下度亦猶此也

聘者尹文子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

夫特冒娶之果國色衛有嫁孔子之葉公孫龍子孔穿不慢

其保慎子愛赤子天地之委蛻列子孫子非汝有遺男

列子鄰人京城氏之以文之綸終莊子而其子又一

孀妻有一始配

又乃終不可解於心莊子子之愛親命不諛其親莊子

不至乎孩而始誰莊子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

言則人始有夫矣以天屬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

之布寡矣為其索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唐子

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親也

莊子其求也而未始不為子媒莊子親父與其

出域有遺類矣注唐失也若非其再仕而心再化莊子曾子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父者也鍾不洎勃蹊則婦姑樸而不明韓非子父子之

實厚者貌薄韓非子務致其福韓非子慈

子也 放麇啜羹 韓非子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

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大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

羊罷中山大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

歸至而求麇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

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按 **母愛倍父** 後漢書光武詔觀 一 一 二者孰仁本此

韓非子 一 之子也 一 烹彘 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 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 烹彘 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

女還顛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

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 一 一 也 敬

愛致文

荀子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勿面勿兒勿彊

荀子君子之於子愛之而一導之以道而一衣與繆與不汝聊子路

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

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一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

則何以為而不從命有三荀子孝子所以一無孝之名也

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

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末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

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三

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
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草莽華實樹木

根心 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
兩分同氣而異息若一也若一也

有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
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一體

兩分同氣異息 見一父而載取名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
者其父竊羊而謁之

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

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
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 馬故直躬之信

不若遺腹子 淮南子一不忠其父無親 孿子 淮南
無信遺腹子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 孿子 子故

夫一之相似者 家老 淮南子一異飯而食殊器而
唯其母能知之 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

不費也然而不可扶扶揚子赤子九齡與元揚子育

者吾家之童烏乎而我文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揚子子有

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日不歸孰曰非儒也折夔揚子

木細枝謂之杪青齊充箕之間謂之笈故傳曰慈母釐

之怒子也雖一答之其惠存焉注言教在其中也

孳揚子陳楚之間凡人乳而雙產謂之秦晉之

嫁間謂之健子自闕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學生女謂之

子見嫁子見為二親所嬌抱朴子自叙洪生晚

督以書史六世咸有述文中子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項銅

得宣其用退而一敬賢於請國語夫為人子者懼不

於請求也按此里克語孺子謂申生愈臣子午可國語

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之婉以從令游有鄉

處有所好丈夫子戰國策非徒不愛子也投杼戰國策

學而不戲又不愛獨甚昔者曾

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織自若項之一人倚門倚

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踰牆而走

問戰國策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

則吾而望女今事王息女史記高祖紀呂公曰

有願為李其帝妾當代父後史記漢文帝紀因

者爵各
一級
家督史記越世家
枝屬史記五宗世家
勝為

十餘人
極欲十日而更史記陸賈傳
病免家居以好時

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
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

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
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

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按漢書
極欲作極飲恐欲為飲字之訛非史漢異文也
建老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史記萬石君傳
建元二年郎中令

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
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
帚廁脯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五

取親中帑廁踰身自浣滌

見上

非此母不生此子

史記張湯傳湯

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

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

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

女孫

史記陳丞相世家戶牖富人有張負

張負一五嫁而夫輒

所子

漢書宣帝紀封賀一弟侍中郎將彭祖為陽

都侯注師古曰所子

子同產子

漢書平帝紀令諸侯王公列侯閭內侯亡子而

者言養弟子曰為子

者侍得以為嗣注師古

仄室

漢書賈誼傳非

有一之執以豫席之也注應

霍氏哀張氏興

漢書張安世傳

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

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

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
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
材歎曰一世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漢書杜延年傳
五鳳中徵入為

御史大夫延年

坐卧皆易其處

父子經明行脩

漢書王吉傳初吉兼

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
令子駿受馬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

顯以厲俗宜愛女甚於男

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

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一
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

即時從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
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數

視其小子見天天申申

漢書叙傳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爾子孫

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睦按天中中民母漢書

傳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衛青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注服虔曰民母嫡母也見畫

常拜漢書全日碑傳日碑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

日碑每一後一鄉尊章漢書廣川王傳背一婦以

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耳孫漢書平帝紀封宣帝一

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

鼻祖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媽一於汾隅注

於揚故云始風類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且死屬其子勿

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十三人

眾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一也

各守一執

後漢書鄧禹傳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執有子

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後漢書鮑昱傳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

小黃門間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也

大小太常

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

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

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

世傳家學

見上小國侯後漢書東

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此臣宿昔常計注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明光侯

蕭何夫人封為酈侯之類

公卿詣府上壽

後漢書張酺傳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

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醜適會歲節一罷朝
俱一醜一舉酒一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美之勇乃

負荷

後漢書班勇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
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

善歸附特加三級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

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

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

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道還屯田柳中

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

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

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

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

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

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

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兒

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

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

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贊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僅亦抗憤

就名也按索班救煌長史為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北單于與車師後部所殺

後漢書楊震傳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

以此遺舐犢後漢書楊彪傳子修為曹操所殺之不亦厚乎舐犢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

無日磬先見之明猶懷老主簿楊會吾之程嬰後漢書牛一之愛操為之改容

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

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

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屬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

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

改其里曰高陽

後漢書荀淑傳初荀氏舊里名西豪頓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

竟夕不眠

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三君

後漢書陳紀傳弟諡字季方與紀齊

德同行父子並著齊名時

公慙卿卿慙長

後漢書陳紀傳建安初袁

紀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
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

謂紀長謂使勤貴寵者此母後漢書馮勤傳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

者扶上殿謂諸王曰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

為度後漢書陸績傳是時楚王英謀反陰跡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

獄績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績宏勳掠考

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績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績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績

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

者大怒以為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績曰因食餉美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

所作乎續曰母嘗
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
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
里禁王終身續以老病卒
噬指心動後漢書周磐傳順少孤養母嘗出求

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迺其順即棄薪馳
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按順蔡

順小同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

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怪脚志膽敢爾後漢書廉范傳手文似已名之曰一一怪脚志膽敢爾後辟公府會薛

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
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

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
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

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庶頗後邪與右將軍褒
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

帝曰因貫之由是顯名

死後必復致大鳥

後漢書楊震傳震五子長子牧

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

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

遺安

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

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

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募而得所棲龜鼈穴於淵

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

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畊於隴上而妻子耘

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

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皆遺之以危今獨一之以一雖

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

登鹿門山因

雙珠近出老蚌

魏志荀或傳注孔融與韋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

淵才亮茂雅度剛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誌性
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其珍

貴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魏志胡質傳注晉陽秋曰晉武帝謂威曰

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

曰是臣不如者遠也按

威質名依謙實魏志王昶傳昶為其兄子及子作一字皆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

沈字處道子渾字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

元冲深字道冲屏風隔座孫休時紀涉父亮為尚書

令而涉為中書令每朝父書跪讀每句應諾吳志顧雍傳注吳書

會詔以其

曰顧悌每得常灑掃整衣服更說几筵

舒書其上拜卑復再拜懷橘吳志陸績

傳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

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乎績跪答曰欲歸遺

母術大

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蜀志楊戲傳注李密上書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祖母無臣亦無

是以終餘年

區區不敢廢遠

乞留供養

晉書高陽王珪傳泰

始六年入朝以父

荀令君子

晉書荀顛傳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顛奇

字年高

之曰

也擢拜散騎侍郎

澹沖清賞非卿倫

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

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

阿戎談按渾王戎父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見皆國士

晉書武陔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

三子焉公榮曰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

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

減常伯納言也按陔字元夏

之上

晉書胡奮傳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有一

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

大郎

王悅傳導性儉節帳下甘果忠孝萃於一門晉書下壺

傅改贈壺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行奉車都尉珍母裴氏撫二子

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抱

置膝上

晉書王述傳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

溫意述大怒遽掛下曰汝竟藏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

廢蓼莪之篇

晉書王褒傳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重光累徽

晉書韋謏傳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我祖我考我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

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按伯陽謏子

枕戈泣血志在復讐

晉書桓溫傳葬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

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處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按葬桓溫父

九州伯

五湖長

晉書桓氏傳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

棄官客為之起

晉書裴秀傳秀母微賤嫡母宣氏不歸國之禮嘗使進饌於見者皆

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

被髮從車

晉書荀崧傳王彌入洛崧與百

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

氣絕至夜方蘇

作管養母

晉書庾亮傳父亡一賣以

對曰母食不甘衮將

參問日再三

晉書符融載記性至

何居母感而安之

此兒異衆

晉書衛玠傳玠字叔

堅以為煩月聽一使

宣宜以子戲父

晉書張憑傳

祖父權曰有長成耳

我尚生瑗瑗那得

守過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

有佳兒憑曰阿翁 我尚生瑗瑗那得

不生靈運

晉書謝玄傳子瑗嗣祕書郎早卒于靈運嗣

生瑗瑗那得生靈運玩按宋書作我乃執硯涕泣晉書

傳年二歲祖琴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報

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

劉日短

晉書李密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密今

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一養一之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此

兒當及其曾祖

晉書荀勗傳勗依於舅氏岐嶷夙成年十五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

王猛之孫將門有將

宋書王鎮惡傳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

鎮惡為天門臨澧令即遺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一也所謂一也

查梨

宋書張敷傳敷小名一父郇小名一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我

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

宋書張興世傳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

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一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

天子鼓角非田林下正始餘風宋書羊元保傳戎二弟舍老公所吹太祖並賜名曰咸曰策

謂元保曰欲令卿二深中夙敏方成佳器宋書謝宏微子有傳童幼時精

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日此兒有子如此足矣按思宏微

父以女為貞列將軍宋書王華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廢丁母憂在家恭檄

令起兵廢即聚眾應之以女人為官屬歲中不過一再相見宋書王敬

宏傳敬宏見兒孫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宏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

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宏呼前既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平生不喜見要人

今不幸見汝宋書顧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

舊常乘羸牛笨車達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遊
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積然自得常語竣

曰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竣起竣得臣筆測得

臣文宋書顏竣傳竣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
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

尚之朝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語
臣義躍得臣酒按南史躍得臣酒下有何
與得臣義躍

得臣酒見名義恭子為伯禽名竣子為辟疆宋書顏竣
傳先是竣

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
並各產男上自為制名

禽周公旦之子也
乳汁驚出宋書朱脩之傳
初脩之母聞其

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
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

至情之果以

尊上

宋書何子平傳事母至孝揚州辟從此日陷沒

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為州上

網謂曰一一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

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覲

之益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上既見其生實欲其可

重之

宋書陶潛傳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

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

爾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

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於我

一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

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宋書戴法興傳父碩子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廷

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咸云

莫賀郎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妻之事號曰

貌類

中郎性似文靖

宋書謝宏微傳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宏微

當得一子

齊書周盤龍傳上遣軍主成買成甬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戎我兒

其故買曰甬城與敵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伊不敢南向我若不沒他則應破是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

也父子兩匹騎繫攪數萬人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

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敵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銜東擊西奔南突北眾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

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節歲問訊皆先克日

齊書

王延之傳廷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

殊有鳳毛

齊書

謝超宗傳好學有文詞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

子寯考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

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

靈運復出見今世曾子

超宗

齊書劉瓛傳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

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何稱便是

稱瓛小名兒為風月景山水

齊書謝滂傳滂四兄颺壯

字也

才識可嘉足懋先基

齊書袁象傳父觀武陵太守象少有風氣好屬文舉秀才

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觀臨終與兄顛書曰史

公

奕史公象之小字也劉公不亡

齊書劉繪傳父勲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
應接流暢勲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

禍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事
太祖見而歎曰為一矣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為

劣齊書杜栖傳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
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

一以今方古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
一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

郎周顥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
慕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學業

清標後來之秀見上常遣減油滅火梁書沈約傳孤貧篤
志好學晝夜不倦母

恐其以勞生疾而吾家千金梁書謝朓
傳年十歲

畫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
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瑯琊王
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

壯背曰真
以身蔽刃

梁書張稷傳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

父卒

先
乾陰

梁書袁昂傳夙以不夭幼傾資敬未奉過庭莫承

引騶清道悲

感不勝

梁書王僧孺傳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

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

始驗康公積善之慶

梁書蕭幾

傳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

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

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搆曰昨見賢甥楊平

氣骨似

南誅文不減希逸之作

我
梁書丘遲傳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大中

已見今

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

徐勝前徐後謝何必愧前謝

梁書謝幾卿傳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北侵擢為軍

師長史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後前謝已著奇功
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

於嘉樹為憲之種梁書顧憲之傳連給事黃門侍

覬之嘗為吏部於庭植謂人曰文體翩翩無忝爾

吾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祖陳書沈衆傳祖約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黃門侍郎衆

舍人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

同時名見於文德殿帝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帝手勅

答曰卿可謂必荷門基陳書陸瓊傳丁父憂毀瘠

謂一不為少所外蔭陳書謝貞傳少罹進退不入南史謝

之以比王尊王陽得無貽厥之力南史到既傳子鏡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

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既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

因賜絹二十疋後既每和御詩上手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輒手詔戲既曰南史任昉傳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

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由是聞聲藉甚不須苦教魏書穆壽傳

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仕以為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一之

郊祀並乘軒輅魏書崔浩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

時人榮之昔有一祁今有二奚魏書房堅傳太和初高祖擢為秘書郎遷司空

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
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一一一名垂

往史一一一
當聞來牒 同氣異息 魏書竇瑗傳子於父母一一一兄
終天靡報在情一也

兄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一一一聞有所生
一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為妹

欲得暫見 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叡小名須拔生三
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

令游嫁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龍爵南趙郡公至四
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鄭氏者叡母之

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
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

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一一一高祖
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

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
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

日此兒恬裕有我家風

北齊書楊愔傳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

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

推燥居濕咽苦吐

甘舊唐書禮儀志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各

母不育

舊唐書宋之問傳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絕之

生養勞瘁恩斯極矣

各

得父一絕

舊唐書宋之問傳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絕之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選善書議

者云累朝盛典出父子手

舊唐書西至傳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

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

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語御前得蒲萄

遺母

舊唐書陳叔達傳嘗賜食於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

歸以一高祖喟然流涕曰克傳弓冶舊唐書趙道興

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

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開宿衛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

卿父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一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

解字仍舊不改父子同掌樞密舊唐書蘇瓌傳神龍中

時人以為榮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

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頰父同中書門下三品一

李嶠歎曰舍人思如頰過其父舊唐書蘇瓌傳開元四

湧泉嶠所不及也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

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宗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

題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頰為之助

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宰

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

事至公無私即

也

白雲親所居

舊唐書狄仁傑傳仁傑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

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孤飛謂左右曰吾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

好消息惡消息

舊唐書崔元暉傳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媿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

官者有人來云貪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貨充足衣馬輕肥此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

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

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鮮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

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

此意也元暉遵奉母卿之令子朕之直臣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瀚為

氏教誠以清謹見稱

卿之令子朕之直臣

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瀚為

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為危之及餘慶入朝憲越公兒郎
宗謂餘慶曰

故有家風

舊唐書楊纂傳宏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
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

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宏禮所統之衆人皆
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

族子素弟之子

問安不盡辨

舊唐書郭子儀傳諸孫
數千人每羣孫

之而已勤幹家風

舊唐書韋機傳孫岳亦以吏幹著名
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

安名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
機之孫固有一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

人名賞慰良久

去帽導輿

舊唐書崔邉傳改太常卿知
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

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馬邉自私第
親一母一公卿逢者迎騎避之衢路以為榮系孫
舊唐

書柳宗元傳宗元後魏
侍中濟陰公之

知公輔才

唐書王珪傳始隱居
時與房元齡杜如晦

善母李嘗曰汝必貴然未
借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聞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

曰二客不疑受公主謁

唐書王珪傳子敬直尚南平公
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

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
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并

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
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

八葉宰相

唐書蕭瑀傳贊自
瑀逮遺凡

一名德相望與唐盛衰
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

唐書
來濟

傳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
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

曰文武豈有種耶

得父清白

唐書楊慎矜傳慎矜
沈毅任氣健而才初

為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

慎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半千孫

唐書李泌傳開元十九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傲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

之曰固當然均指使唐書盧邁傳改尚書右丞以本官同

邦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韓穆家法唐書穆寧傳寧

子姓無位貌之異韓穆家法居家嚴常撰家

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姓和熊膽丸唐書

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善訓子故仲郢幼

嗜學嘗使夜咀嚙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

十四司箴為庭責定軍唐書李景讓傳景讓常怒牙將

名景讓庭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輒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人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

譽兒癖

唐書王勣傳福時少子勣亦有文福

時嘗詫韓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按

福時勣父勣助皆勣弟

兩書并行

唐書李邕傳父善注文邕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

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

求增父秩

唐書孫逖傳父嘉之第進士終襄邑令逖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為令逖——降外官——帝嘉納

拜嘉之宋州冢息

唐書桑道茂傳李勣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位宰相次息亦

大次息上州里矜式

唐書列女傳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嘗以忠義誨齊亮

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
大歷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自田而

食紡而衣

見奇兒

五代史唐莊宗紀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

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

笑曰吾行老矣此也後

靈椿丹桂

宋史竇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

峻整弟儼侃儻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一一一一株老一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

時號為寶

送奉壽觴

宋史呂蒙正傳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

親舊宴會子孫環列

兩京相望

宋史王化基傳孫詔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

封尹時子璿使京西攝尹洛

父子一一一一一人以為榮

手植三槐

宋史王旦傳父祐世多稱其陰

德一於庭曰吾後世必
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畫荻宋史歐陽修傳四

之學家貧至以讀范滂傳宋史蘇軾傳生十年父洵遊

氏東漢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小坡

大坡宋史蘇過傳時稱為雲間鶴宋史李光傳童稱曰

吾兒一知以善養宋史尹焞傳焞少師事程頤嘗

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

曰賢哉萬事休宋史荆南高氏世家保勗字省躬從誨

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剪髮易書元史陳祐傳

釋然而笑荆人目為一剪髮易書祐少好學家

貧母張氏嘗一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一降於父母一等一元史許有壬傳一今制封贈祖父

母一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一蓋推一奉承續行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

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一而一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入之道也

如火樂木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子而視土事火董仲舒春秋繁

露為入子者一之一也雖居中央亦歲亡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

得以感不敢與父一四座八男董仲舒春秋繁露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於駢座

男者四一而得一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劉

說苑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
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也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
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

擇祿而橋仰梓俯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康叔封朝於成王
仕也

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
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

三筮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
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一竦焉實而

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
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

山之陰見一勃焉實而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
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

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
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小筮則待大筮則

走

劉向說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履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

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

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替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

之未嘗可得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

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泣筓

劉向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

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

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三遷劉向列女傳孟母舍近墓孟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御定子史精華 孟

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斷織劉向列女傳孟子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斷織既學而歸孟母方

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其子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

牽衣不與

焦氏易林嬰女

彭祖九子

焦氏易林據德不殆一

室百孫

焦氏易林公悅姬歡

取象五行轉相生

班固白虎通父子法地

也 教法度

班固白虎通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

如父非父如母非

母

班固白虎通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

搯臂王

論衡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其左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

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
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

雅子

王充論衡夫田嬰俗父而
田文也嬰信忌不實

義文信命
不避諱

賦懷冰

黃憲天祿閣外史韓王暑而求凍饌
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饌而藏之

既凍乃進于王韓

精感萬里

干寶搜神記曾子從仲尼
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

曰思爾齧指孔子曰

三母堂

常璩華陽國志季姜梓潼
文氏女王敬伯夫人少讀

詩禮敬伯前夫人子博女紀
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博妻捷為楊進及

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
之教皆有賢訓號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劉義慶世

說王平子與人書稱其

將車持杖應門行酒

劉義慶世
說陳太丘

諸荀朗陵使元方
既至荀使叔慈
慈明
季方
長文尚小載著車中
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

坐著雪日內集

劉義慶世說謝太傅寒日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

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珠娘珠兒任昉

謂之俗以珠為上寶生女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顏

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

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誠家公

顏氏家訓侯霸之子渠自有門劉餗隋唐嘉話褚遂良

孫稱其祖父曰渠自有門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

敎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三代為相陳翔卓異記門而入亮出曰三代無比三五世必有肖

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宏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為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三五世必有肖

其祖先形狀者

薛用弱集異記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

一斯

驗七黑辨雙環

郭提高力士傳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

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
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
常弄吾臂上雙金鏤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
即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
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
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
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使於
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
於母臂即此事也

郎罷

吳處厚青箱雜記閩人謂子為困謂父為

幼則

東以禮義長則訓以詩書

王偁東都事略蘇易簡傳太宗名其母薛氏入禁中賜寶

冠霞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

太宗歎曰孟母也賜白金千兩

朝服

侍立

王闢之澠水燕談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常

客不安席求去

祚曰學生勞

杖碎金魚

王闢之澠水燕談陳克咨善射及守荊州回母馮夫人問曰汝

賢者起避耶

為郡有何異政克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

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

汝父志耶

寓字於名

陸游老學庵筆記賀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

回蓋

父子狀元及第

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

二子也

父子狀元及第

張去華子師

德梁灝子固兄弟孫何孫

螟蛉王楸野客叢書今呼非

僅陳克佐克咨四家而已

螟蛉所生之子為

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

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

子螺贏負之之
義知此說尚矣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倫常部三

夫婦

敦蒙以固勸勉以貞

管子為人夫者
為人妻者

分敬無妬

管子
則夫婦和勉矣

十二始卯合男女

管子
十二中卯十

二下卯三
卯同事

合獨

管子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
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

合和之子田宅而家室之三
年然後事之此之謂

陳妾數千

管子昔先君襄
公惟女是崇九

妃六嬪

管仲婢子

管子桓公使一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

慮之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

公其母少少母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

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

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甯子其欲室乎壯託乎

老狡託乎惡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

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

少且狡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

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故也且人固以

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

嬰倍其託乎相御之妻

從門間而聞其夫為相御擁大

再拜而辭

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

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

妻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過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三保之妾晏子馬食府粟狗饜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芻豢俱足

梁辟拂晏子謝於下陳天地和墨子夫婦節二十處家十

五事人墨子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一不請為妾者

數十未止莊子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

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夫在芸耨妻在機杼

無二事則有儲畜民母好子抱母惡子釋韓非子夫妻

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一者一者出常成居幸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二

韓非子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一人婦而

也其子所以反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

者倍其所以嫁衣文之媵韓非子昔秦伯嫁其女於晉

人愛其妾而賤公女失合荀子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

有爭色之憂而致功致臨荀子請問為人夫曰而有

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惡敗出妻荀子孟子而

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敬先妣之嗣荀子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

以諾惟恐不能若則有常子爾相見重始荀子易之咸

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

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荀子

十日

一御

家氏

呂氏春秋

人有新取

婦者婦至宜安矜烟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

蕉火大鉅入於門之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

足此非不便之也然維家之保揚子夫妻反道

而有大甚注家氏婦氏各一中子古者男女之族禍福之

妻在內各反其事擇德各一馬不以財為禮

則家道正故正保擇德各一馬不以財為禮禍福之

階國語夫婿也學於舅姑國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

如賓國語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老婦壯妻國語命壯

一令老者無取一女子十七不嫁其良婦戰國策出

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良婦戰國策出

者一相室戰國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

下也相室戰國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

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老
即與無子時同也注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

妾戰國策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已上活主父下
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哀重嫁而已

存主母戰國策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
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

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
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

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以忠信得罪者也儷
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

皮為禮史記三皇本紀於是始寄殺逃嫁史記秦始皇
制嫁娶以

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良妻史記魏世家欲求賢
子不得母咸化庶清貧則思

夫從張耳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嫁虜奴亡其
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

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按亡其

夫徐廣曰其夫亡也漢書無亡字作庸奴其攻苦食啖

史記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啖人材足依史記司馬

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

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卭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

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卭中

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

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
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卭令不
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
臨卭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
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
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卭從車騎雍容

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
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
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
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
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如臨
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
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
身自著犢鼻禪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
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
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
倦游雖貧其一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
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
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馳歸成都上當鑪滌器見侍兒
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史記袁盎傳袁盎自其為吳相時
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
立軺併馬

漢書平帝紀又詔先

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

車也併馬驪駕也

生化之本

漢書五行志夫

天子取婦皇后嫁

女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故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

飾號為具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

大官私官並供負戴相隨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

臣母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

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細君漢書東方朔傳歸遺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

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按漢時女子名細君者又有楚王女孫遠嫁烏孫古人名多同似以為朔妻名者

近天壽之萌

漢書王吉傳夫婦人倫大綱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

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

東家粟完去婦復還

漢書王吉傳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

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

其厲志如此 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漢書王吉傳駁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駁曰

漢書張敞傳敞為婦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幘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

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牛衣涕泣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

卧一 中與妻決一 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
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因厄不自激印乃反涕

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
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

所知也書遂上 雖賤為家陽雖貴為國陰 漢書杜鄴傳
果下廷尉獄

其一 女一 猶一 其一 故禮明 種宜子 漢書王莽
三從之義雖有丈母之德必繫於子

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 首妻 後
子莽聞此兒 一 為買之 即日以婢奉子元

書明帝紀注漢官儀三老五 賜胎養穀 後漢書章帝紀
更皆取有 一 男女全具者

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姙者 一 糟糠之妻不
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

下堂 後漢書宋氏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
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

曰方且圖之後值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之曰
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

忘謂主曰事不諧矣
帝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後漢書王良傳代宣

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

妻曰妾是也
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
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

嘉之
乾坤咸恒
後漢書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
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下經首

下牀拜答
後漢書樊英傳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
定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

無不答其恭謹
真梁鴻妻
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執家
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

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
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

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
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
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
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
傅粉墨宜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
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
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
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有頃又去適
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
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
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舉案齊眉

見

君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從少君孟光之事

後漢書表
隗妻傳汝

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融家世
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

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
若欲
矣隗又曰弟先

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
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

窮道與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
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察之慙

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然不能屈帳外聽
隗既寵貴當

時倫亦有名於世
見參配陰陽通達神明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夫婦

之道
信天地之正義人倫之大節

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闕雖之義由斯言之不可
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

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
用一

義以和親恩以好合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陰陽殊
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

也

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厄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

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之者知止足也寬

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媿黷媿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

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

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棰從之夫為夫婦者

一楚棰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得意一人是謂永畢

失意一人是謂永訖後漢書曹世叔妻傳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

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

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由斯言夫有再娶婦無二適見上下妻後

書光武帝紀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事搔背垢後漢書百官志注丁邯遷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

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其一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新婦所乏惟容魏志夏侯尚傳注魏氏春秋曰許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

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使起妻促裾留之允顧謂婦

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

不好德何謂皆備尤有慙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

女 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酒
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

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
鄉里為之謗曰

起對 吳志顧雍傳注吳書雍族人悌待妻有禮常夜入
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

還其貞潔不瀆如此 趣令妻 悉誦讀魯靈光殿賦 蜀志劉琰
傳琰車服

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 南向北面 晉書何曾
聲樂又教

後子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 妻 再
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 終

喪不御內 晉書劉寔傳喪妻為廬 擇夫 晉書王濟傳刺
杖之制

女才淑 未嫁適乃大會佐吏令 不知卿堪作夫人
女於內觀之女指濟告母適遂妻之

不晉書山濤傳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

慎儉約雖爵同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晉書

千乘而無嬪媵傳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復貪戾聚欲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

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時人號

為梁鴻夫婦晉書孫恩傳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恩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

棄華尚素與眷同志棄華尚素見奉如君父晉書劉殷傳張氏性

亦婉順事王母以孝不作凡人妻不為夫婦晉書慕

段氏傳字元妃伯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志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季妃亦曰妹亦

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嫖李妃馬綠珠晉

石崇傳崇有妓曰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

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

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

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

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

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通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

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

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倫秀

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

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

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借馬追及累騎而還晉書阮咸傳素幸

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巧作晉書桓

聞之遽一客一既及與婢溫傳於

北方得一一老婢訪之
乃琨伎女也按琨劉琨
協趣宋書宗炳傳妻羅氏亦

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
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乘

薄笨入市買易

宋書劉凝之傳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

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一車一

一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

湖隄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共安儉苦見寒雪

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送還天晴復迎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茗

為業以樵箸置道上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
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

留錢取樵箸而去或遇一樵箸不售無以自資輒自

榜船一妻一孔氏一之有一時出山陰為妻買繒

綵二五尺好飲酒過醉或失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
時年八十七祭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

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素對齊書王思遠傳宗建平

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素對王景素女廢為庶人思

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對飲視事齊書沈文季傳

備筭總訪求一傾家送遣出為吳興太守

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自稱下田居

至三斗文季與一竟日而一不廢

婦為傅姓室齊書下彬傳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

為有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

籠什物諸多詭異一青州世子東海女郎齊書賈淵

傳孝武世

青州人發古冢銘云一帝問學士鮑

照徐爰蘊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

晞兒檢訪果周公阿杜上送金釵鐸二十枚手較曰餉

然由是見遇

御定子史精華 十一

忌妻悍室

梁書劉峻傳敬通有一至於身年六

十餘猶未他適

梁書顧協傳少時將聘弟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

女

南史張彪傳彪謂

耕前鋤後南史陶

協義而迎之鄉里

妻楊呼為

謂

潛

字淵明少有高趣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

志趣亦同

見三綱之首

魏書文成帝紀詔曰夫婦者人道之始

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

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

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

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好合積年敬事不替魏書蕭寶夤

姓為婚犯者加罪

傳尚南陽長

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竇黃蓋肅
雍之禮雖一而一竇黃每入室公主必

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
寶黃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南人好

竇黃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南人好
奇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讓為劉牧冀州長史因貨千

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幼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
年垂六十矣高宗曰一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

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呼婦為妹妹北齊書南
甫氏歸謹令諸妾境上奉迎

綽兄弟皆一父為兄兄嫡母為比賈充置左右夫人北齊
家家乳母為姊妹

書魏收傳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
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

時人之一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健
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健

婦夫半

北史裴延傳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

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相離澤廷雋曾孫別宅

北史胡國珍傳長梁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為妻在晉陽處外用妻

弟王遜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駘始手刺殺之為此忿恨數年不

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一亦無朝拜之禮按長梁國珍從曾孫

本國有婦情不忍乖

舊唐書吐蕃傳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

顧問進退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又以瑯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

辭曰臣一父母所聘一且散灰扃戶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唐

書李益傳少有痲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入而有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痲為李益疾

幃剔目

唐書房元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諶曰吾病草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

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署帛

唐書賈直言妻董傳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

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容引繩束後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

沐瑛墮無餘

漁童樵青

唐書張志和傳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

並封孺人

宋史劉光世傳又請封妻自此始其三妾為指腹

割襟

元史刑法志諸男女議婚有綏多士女夏小正二

子取婦之時也冠

民民以度

逸周書男生而成三女生而

耦五謂相配成室

歌黃鵠

劉向列女傳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

弟紡織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作歌明已之不更一也

曰一之早寡分七年不雙

宜家富

壽

焦氏易林韓氏長女嫁於東海多貌美好

春桃生花季女宜家

焦氏易林

受福且多

結衿待時

焦氏易林季姬

志不相

思

焦氏易林三婦同夫

少妻在門之子悅喜

焦氏易林

娶于姜女駕迎新婦

丁男長女可以會同

焦氏易林冰

雍雍

三姓同食

焦氏易林男女合室

宜吉

焦氏易林既嫁

女君男君

劉熙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

出入无咎

夫為

故名其妻曰

也女君夫尊於朝妻榮於室班固白虎通婦人無爵何陰也

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隨夫之行女生外嚮班固白虎通以男生

內嚮有留家之義法五行異類相生班固白虎通不

乃也取象六合陰陽班固白虎通夫婦法人四

禮班固白虎通婦事夫有馬雞初鳴咸盥櫛縱

有無兄弟其妻一呼即還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

之道也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

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

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確穎而深目虎膺而熊背
度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
白狐造禹

吳越

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
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九尾一於禹曰白者

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白狐綏綏
九尾疵疵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

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結髮黃憲天祿閣外史寡人
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有母於先君而生

寡人炊糜度應幼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
也還為夫婦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投畚皇南謫高士

別時烹伏雌今富貴忘我為投畚傳老萊子耕

於蒙山之陽人或言於楚王王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
織卷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

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
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

能為人制者妻一其而去老
菜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白頭吟葛共西京雜記相如將聘

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一
種玉千寶搜神記楊公伯雍作義漿行者皆飲之三

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處種
之云玉當生其中汝後當得好婦乃種其石有徐氏者

右北平著姓女其有行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
氏笑以為狂因戲曰得白壁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

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
貉子劉義慶世說孫秀臨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

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常妬乃罵
婦人卿壻劉義慶世說王安豐

婦嘗卿安豐安豐曰
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
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

之雷尚書劉義慶世說王丞相有妾姓雷
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凡婢儻奴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
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
譏刺竟皆去之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憇其中堂宇園
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
過見其門閤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口郭
冠軍家元謙曰——雙聲春風曰——慢罵元謙服婢
之能於是京邑翕然 **葉砧** 吳兢樂府古題古詞——今
傳之按凡古音危 **葉砧** 何在葉砧跌也問夫何處也
山上復有山重山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
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不相面 趙璘因話錄代宗以郭尚父勳高無連姻帝室
常呼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
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
之功恣唱——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簪鏤
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
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 **自**

為小君剪裁

馮贇雲仙雜記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綃燭

圍

馮贇雲仙雜記韋陟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為

肉記室

袁郊甘澤謠紅綫潞

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燈婢丑仁裕開天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

中每夜於帳前羅以木雕矮婢飾以絲祇候人莊綽雞

繒各執華燈自昏遠旦目之為祇候人助編古

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或云左右人以

其親近為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為貼身或云橫林江

南又云橫門左右人見真詩家語趙德麟侯鯖錄元祐尤為可笑

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放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

月色勝如秋月秋色秋月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

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烏合之人趙德

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

御定子史精華

十六

靖錄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
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

一生人

陸游者學菴筆記都下買婢謂未嘗

以鞵易

履

陶宗儀輟耕錄程公鵬舉在宗季被虜於興元版橋
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

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
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篋

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
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

行一所穿綉一程一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
感悟奔歸宗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

宇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
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鞵履往興元訪求

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
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

以所成布匹償所粥鏹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費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巷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

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

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

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

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寄衣侑詩陶宗儀輟耕錄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以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盡寄郎身上服絲

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比肩人坤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誠齋雜記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一一後死合塋塚上生雙梓同根

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燕常宿於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

又呼為小比肩

見詞女夫

伊世珍鄉媛記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

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一一之一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膳錄監生臣吳魯田